

友 情

人间有情 小说系列
外 国 篇

柳鸣九 主编
Renjian youqing



1247.57
543

人间有情小说系列

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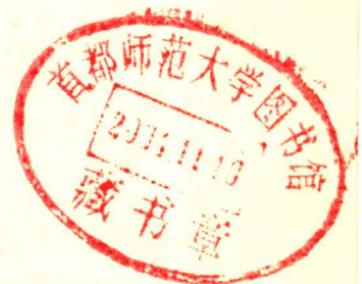
外国篇

柳鸣九 主编

北京师范学院分院

分类号	1247.57
排架号	67
总号	132521

图书馆藏书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346673

安徽文艺出版社

PBB80 / 150

前　　言

柳鸣九

十七世纪法国著名的思想家拉·罗什富科曾经这样说过：“真正的爱情已属难得，真正的友情更为罕见”。

这话颇有道理。在这个书系所要弘扬的人类三情中，友情显然要比爱情与亲情在社会现实生活中更为难得，不仅在拉·罗什富科的那个时代如此，而且在所有其他时代，包括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都莫不如此。

对这显而易见的客观实际，问题在于如何解释？

其实，也不难解释。亲情有血缘关系作为其根由，在一般情况下，亲人之情、天伦之乐是人性的一种自然而然常态，几乎到处可见。爱情也有其原动力，在心理学中，这种动力被称为“里比多”，而在生理学中，这种原动力就叫“荷尔蒙”，当然，这种原动力因人而异，有强也有弱，有放纵不羁的，也有严加抑制的，而弱者、严加抑制的这一类，通常就叫做柏拉图式的。

友情则与人类任何自然本能绝缘，它属于纯粹的精神领域。它是意境的产物，品格的体现，人道主义感情的流露。它表现出来的形态是善良、亲合、宽厚、律己、慷慨、无私、

体谅、照顾、助人、奉献、自我牺牲，等等。这些形态在人类的爱情中也经常可见，但如果是爱情，这些形态中总有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明显的或潜在的“里比多”在躁动，而如果是友情，它的这些形态只可能与道德观念、人生哲学、生活态度、政治立场、思想品德以及宗教信仰有这种那种关系。

尽管真正的友情较为罕见，但在外国文学中以友情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为数仍然不少，这大概是因为，真正罕见而可贵的东西，更能激起人们的向往与热情。我们这个选本，只不过是“人间有情”书系中的一个方面，而这样一个小小的选本显然是不可能全面反映这种题材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面貌，而只可能提供高尚友情在人类生活中之可贵的几个例证。

巴尔扎克的《无神论者做弥撒》，是外国古典文学中歌颂慷慨友情的名篇。一个劳苦的挑水夫，没有掺杂任何利己的动机，长期供养一个医科大学生，负担了他全部的生活费用，使他得以完成了学业，成为一个杰出的医学权威，这种慷慨无私的精神之所以特别可贵，就在于挑水夫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对于他辛劳的生活、微薄的收入来说，实在是太沉重了，而且是在一个充满了自私自利、冷漠无情的社会环境里。这种友爱精神来自哪里？亲身感受着这种友情的那个大学生，认为是来自他的宗教信仰，来自他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爱心。为此，他成名之后所能作出的报答，就是为这个已经死去的恩人做宗教弥撒，对于他这样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个忠于科学唯物精神的严肃学者来说，他这样做已经是很难得了。巴尔扎克以这个故事来证明，宗教信仰的力

量，证明它可以在人类生活中开出友爱之花，他使我们扩大了对人类生活中友情产生的根源的认识。

《两个朋友》也是写友情的名篇。这是1870年普法战争中的一个感人故事，主人公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市民，他们本来只不过是相识的钓友，交情止于垂钓之乐，但在一个特殊的关键时刻，民族的灾难、对侵略者的义愤使得他们的友谊充实而深化了，他们成为了生死之交，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双双就义。与此相似的一篇是《油灯》，它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集中营的生活为题材，表现了战俘们之间的那种基于爱国感情、抵抗意志与对未来信念的团结精神。《给艾斯美写的故事》虽然取材、角度与写法都颇为独特，但促使那个英国小女孩与那个美国大兵之间产生一两个小时终生难忘的友情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人民那种同舟共济，攸息相关的感受，小女孩的父亲死于北非战场上，而她又在凄风苦雨的环境下眼见这身处异域的美国兵“样子太寂寞”了，才与他进行了一场充满了同情友爱与天真情趣的谈话，这次谈话，后来竟成为了这个士兵在遭到战争的摧残、精神陷于崩溃的时候重新获得生活力量的源泉。这两篇作品中的友情，用我们国内的用语来说，是共同的政治态度、共同的斗争信念、共同的心理状态所产生的友情，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其中的友情开展是多么富有人情味，而不是派生于僵硬的原则。后一篇作品，更是人情味盎然。人情之中孕育有一定的出发点与原则性，是正常的合理的人性，从原则的躯干上硬挤出来的人情，则只像寄生的菌类了，终究是难以健康茁壮的。

《寂静的雪野》是写患难之交的友谊的佳作，也要算杰

克·伦敦创作中、以至美国文学中的一个名篇。渺无人迹的茫茫雪原，构成了一个威严可怕、冷酷无情的背景，考验着三个渺小人之间的关系，把严酷的悲剧性强加在他们头上，这悲剧性是双重的，一是无情的大自然给人的命运所必然带来的悲惨结果，二是人在这种境况中处理他们之间关系时那种不得已的严酷方式的悲剧性，然而，在这双重的严酷下，人的身上却焕发出了坚毅精神与温情义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友情，它显示了大写人的价值，也突破了可怕的大自然的严酷而预示着人的胜利。《扑克滩放逐的人们》也是雪原中一支友情的凯歌，这里的莽莽雪原也是死亡的象征，就象在很多作品里沙漠的饥渴对人意味着不可逃脱的毁灭一样，正是在这注定要灭亡的境地中，一个小小的群体中出现了为救助他人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事例。只不过，这个小小的群体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派人”，而是一批被放逐者，在这些被放逐的人身上是出现了“人性未泯”的奇迹？还是他们本来就是被社会亏待了的人？这是他们身上友情的闪光所启示的一个问题。同样，在《沙粒》中，一个“法外之民”在危急条件下竟不顾自己的安危，也宁愿牺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与他为之而犯了罪的巨款，去救助他人，友爱精神竟使他奇迹般地接近到英雄主义的境界。

《白毛狮子狗》、《哈洛伦的孩子》与《不合时宜的人》都是写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友情，这种友情没有浪漫的情节、非凡的气氛，但它真挚感人、深沉执着，都是基于某种不可更改的共性、在共同的生活与相通的心境中形成的，《白毛狮子狗》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江湖艺人之间友情的写照，他们的深挚友情，产生于攸息相关的求生存的斗争，其

质朴可贵，正与上层社会的冷酷刁恶形成鲜明对照，并且由于有似通人性的义犬白毛狮子狗的参与而更富有感人的情趣。《哈洛伦的孩子》中，是两个可怜的残疾病弱人之间的同情与关怀，他们与生俱来的不幸和在人间所遭受的痛苦，形成了他们之间这种友情的基础，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悬殊，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小女孩。在《不合时宜的人》中，则是几个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之间“同声相应”式的友情，他们都轻视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价值标准，力求在这种标准之外追求自己的生活，他们所找到的生活方式虽与那个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发散出自由不羁的气息，然而却并没有真正的支撑点与积极的意义，因而他们在这种追求与这种生活方式中结成的牢固友谊，固然具有一种豪迈的男子汉风格，然而却又带有飘零迷茫的色彩。

《汤姆·奥特兰的故事》与《信仰的维护者》，则是两篇能在友情问题上发人深思的作品，前者表现了这样一个真理：即使在生活中结成了义气十足、不计金钱利害的“哥们友谊”，如果在精神层次上存在明显的差异，那么，这种友谊仍会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与善良愿望为转移而破裂，后者启示了在友谊发展过程中双方的自觉与律己的重要，如果缺乏自觉的律己，如果对友谊滥加利用，其悲剧性的结局会是更惨。

友情是人类生活中最为美好的事物之一，它将随着人类的存在而长存于人间，它将随着人类自身的不断完善而愈加发出灿烂的光辉。人类友情的精神财富是不断积累的，毫无疑问，形象地记录、反映、表现、赞颂了这种人际关系与品德的作品，要参加这种积累。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系中的这

个小小的选本，对于我们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也许多少能
起点添砖增瓦的作用。

1991年3月31日

目 录

前 言 · · · · ·	柳鸣九
无神论者做弥撒	
· · · · ·	[法国]巴尔扎克 1
扑克摊放逐的人们	
· · · · ·	[美国]哈 特 21
两个朋友	
· · · · ·	[法国]莫泊桑 35
白毛狮子狗	
· · · · ·	[俄国]库普林 44
汤姆·奥特兰的故事	
· · · · ·	[美国]凯 瑟 81
寂静的雪野	
· · · · ·	[美国]杰克·伦敦 135
油 灯	
· · · · ·	[法国]布朗班 148
沙 粒	
· · · · ·	[法国]罗布莱斯 158
不合时宜的人	
· · · · ·	[美国]阿瑟·米勒 199

给艾斯美写的故事——既有爱情又有凄楚

· · · · · [美国]塞林格 240

信仰的维护者

· · · · · [美国]罗思 268

哈洛伦的孩子

· · · · · [英国]希尔 309

无神论者做弥撒

〔法国〕巴尔扎克

毕安训大夫是一位以其出色的生理学理论对科学作出贡献的医生，年纪轻轻就已跻身于巴黎大学医学院知名学者的行列，那所医学院是全欧洲的医生无不景仰的学术中心。他在行医以前曾经长期从事外科实习，早年曾受业于法国最伟大的外科医生、名闻遐迩的德普兰，此人象流星一样，在科学界的天穹上一掠而过。连那些与他为敌的人也承认，他把一种难以传授的绝技带进了坟墓。他和所有天才人物一样，后继无人：他的一切与他同在，又随他同往。外科医生的光荣恰似演员的光荣，他们活着的时候荣耀非凡，而等他们死后，他们的才能就毫无价值了。演员、外科医生、大歌唱家，和以其演奏而使音乐的魅力增加十倍的名演奏家，都是些暂时的英雄。这些匆匆而过的天才人物命运大抵相似，德普兰便是一个例证。他的名字昨天还无人不知，今天却已几乎被人遗忘，只会在本专业内流传，绝不会超出这个范围。除非极其罕见的例外，一位学者的名字能超出科学的范围而载入人类史册吗？德普兰有没有由于通晓各种知识而成为他那个世纪的代言人或象征呢？德普兰慧眼独具，他凭着一种先天

的或后天培养的直觉，能一眼看透病人和他所患的疾病，对每个病人作出恰如其分的诊断，决定进行手术的准确时间，精确到几点几分，并兼顾到大气环境以及病人的气质特点。他同大自然配合如此默契，难道他曾研究空气或土地为人类提供的基本养分和生命之间的不断结合，从而发现了人们吸收、转化这些基本养分后的特定表征？他是否得力于演绎和类推的方法？居维埃的天才实有赖于这种方法。不管怎样，这个人深知人体的秘密，立足于现在而知其过去、未来。然而他是否集科学之大成于一身，有如希波克拉底①、加莱诺斯②和亚里斯多德③？他有没有带领一个学派走向新的世界？没有。这位人体化学的永远不知疲倦的观察者，诚然无可否认地掌握了古代的魔术，也就是说，懂得将各种法则熔为一炉：生命的起因，此生以前的生命形态，未来的生命产生前又是由何种因素作准备。可惜他这一切只为他个人所知，他生时由于私心而与世隔绝，而今这种私心又使他的光荣湮没无闻。他的墓前没有竖着能言的雕像，将“天才”通过这个人寻得的奥秘告诉后世。但德普兰的天才也许和他的信仰相关，因而也是会死亡的。他认为地球大气层是个生生不息的外壳；他把地球看作蛋壳里的蛋，由于无法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他就既不承认鸡也不承认蛋。他既不相信人由动物进化而来，也不相信人死后精神不灭。德普兰并非彷徨歧途，他自有主见。他象许多学者一样持彻底而坦率的无神论观点。这些学者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但却是坚定不

①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06—前325或356），古希腊名医。

② 加莱诺斯（约130—200），希腊名医。

③ 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

移的无神论者，其坚定程度就象信教者不能接受世上有无神论者一样。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擅长于解剖人体，从生前、生时到生命结束以后，他搜遍人体一切器官，并未发现那对于宗教理论至关重要的唯一的灵魂。他认为人体有一个大脑中枢、一个神经中枢和一个气血中枢，前两个中枢相互补充替代，弥合无间，以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些日子里，坚信听觉器官对于听觉并非绝对必要，视觉器官对于视觉也非绝对必要，太阳神经丛可以代替它们，代替了还觉不出来。德普兰既然在人身上发现了两个灵魂，便以这个事实证实了他的无神论，虽说他对上帝还未下任何断语。据说此人临终未作忏悔，许多天才人物不幸都是这么死去的，愿上帝宽恕他们。

用那些竭力贬低他的人的话来说，这个伟人的一生有许多“渺小”的地方，但把这些视为表面上不合情理之处也许更为贴切。妒贤忌能或幼稚无知的人从来不能理解杰出人物的行为动机，他们总是匆匆抓住一些表面的矛盾大做文章，并且根据这样的指控立即作出判决。即使遭到他们攻击的事情后来获得成功，说明眼前的成功有赖于过去的准备工作，这些人的诽谤也仍然会留下些影响。以现代的事情为例，拿破仑想将帝国之鹰的翅膀伸展到英国的时候，就曾受到同时代人的攻击。要等到一八二二年才有可能解释一八〇四年的事件和布洛涅的平底船。^①

① 拿破仑曾在布洛涅周围海域集中大量平底船，准备渡海击溃英国，由于特拉发尔加战役失利，取消了这一计划。一八二二年英国反对法国干预西班牙政局，当时复辟王朝的外交大臣夏多布里昂指责“英国的嫉妒”和“伦敦内阁的恶意”，故云。

德普兰的名望和学识是无懈可击的，因此他的敌人就指摘他的古怪脾气、他的性格，而它确实也象英国人所说的，有点excentricity^①。有时他象悲剧诗人克雷比庸一样衣冠楚楚，有时却故意做出不修边幅的模样。有时他出门坐马车，有时却步行。时而粗暴，时而和善，表面上既贪财又吝啬，却能把家产奉献给流亡国外的主人，这些主人也赏脸，曾一度接受他的资助^②。没有人象他那样招来那么多相互矛盾的评价。虽然他也会为了获得医生们不该觊觎的黑绶带^③。在富中故意从口袋里掉出一本祈祷书来，但是请相信他心里对这一切是嗤之以鼻的。他对人们深感轻视，因为他曾对他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进行观察，在人生最庄严和最平庸的行为中看到过他们的真面目。在伟人身上，各种品质往往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这些巨人中有的人才干多于机智，那他也比通常所谓“机灵人”还要机智得多。一切天才人物都有一种精神上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应用于某个专业，但见到花的人也见到太阳。当此人听到被他救活的外交官问他：“皇帝陛下安否？”他答道：“朝臣既已起死回生，君主自当逢凶化吉。”这时，他就不仅仅是外科医生或广义的医生，而且也是绝顶机智的人了。因此对人类进行耐心而坚持不懈的观察的人，会为德普兰的极端自负辩护，并且认为他正如他所自诩的那样，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部长，犹如

① excentricity，应为eccentricity，英文：怪僻、古怪。

② 据《巴黎纪事》一八三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载，查理十世流亡伦敦时，受到债主催逼，王室外科医生迪皮特伦(1777—1835)曾致函查理十世，要求把自己的三分之一财产献给王室，查理十世曾表示接受他的好意，但最后仍婉言谢绝。巴尔扎克从此事撷取了这一细节，但事情是否真实却无从查考。

③ 黑绶带，指圣米迦勒勋章，为奖励有成就的科学家而设。

他是个伟大的外科医生一样。

德普兰的一生中有几件事情被他同时代人看作难解之谜，我们选择了其中最有趣的一件，因为谜底就在故事的末尾，而且这能为他洗雪某些荒谬的指控。

荷拉斯·毕安训是德普兰在医院带过的所有学生中最受喜爱的一个。在进入市立医院当实习生以前，荷拉斯·毕安训是个医科学生，住在拉丁区一所名叫伏盖宿舍的破公寓里。这位穷苦的青年在那里饱受贫困的煎熬，贫困象一座熔炉，伟大的天才人物应当纯洁无瑕地从熔炉里出来，就象钻石经受任何锤击而不破裂一样。他们奔放的热情象一团烈火，熔炼出一种刚正不阿的品质。他们永不停歇地工作以抑制自己未能如愿的欲望，这使他们养成奋斗不息的习惯。而对于一个天才来说，奋斗是必经之路。荷拉斯是位正直的青年，在荣誉问题上从不含糊，总是真刀真枪，无一句空话，为朋友可以当掉自己的大衣，牺牲自己的时间，甚至彻夜不眠。荷拉斯还是这样一种朋友，他们从不计较自己所得的报酬与自己付出的劳动是否相当，因为他们深信自己将会得到比给予更多的酬报。他的许多朋友对他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这种敬意是他毫不夸张做作的美德所唤起的，他们中有几个人甚至害怕他的批评。然而他的这些品质丝毫不带道学气味。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布道师，他在提出忠告时会高高兴兴地赌咒骂人，遇到机会也会痛痛快快地大吃大喝一顿。他是个好伙伴，象大兵一样不会假正经，既干脆又坦率，但他不象水手（如今的水手都是老谋深算的外交家），而象一个无事不可对人言的诚实青年，走起路来昂首挺胸，心情舒畅。最后，一言以蔽之，荷拉斯是不止一个俄瑞斯忒斯的皮拉得斯，而

债主们则是古代复仇女神在今天的真正化身^①。他安贫若素，这恐怕是他从不气馁消沉的主要原因之一。他象那些一无所有的人一样很少欠债。他象骆驼般淡泊，牡鹿般机敏，而思想和行为则坚如磐石。荷拉斯·毕安训大夫的缺点和他的优点一样使他的朋友们觉得可亲。自从那位大名鼎鼎的外科医生真正了解到他这些优缺点，他就开始交上好运。正如人们所说的，当一位主任医师开始关照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便算踏上马镫子了^②。德普兰常带毕安训去富家大户当他的助手，几乎每次都有一些礼金落进这个实习生的钱包，巴黎生活的秘密也不知不觉地显现在这个外省青年眼前。德普兰在门诊时间把他留在自己诊室工作，有时则派他陪一个有钱的病人去矿泉疗养；总之，在为他准备主顾。这样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外科界的暴君便造就出了一个忠心耿耿的赛义德^③。这两个人，一个是地位和学术已臻极顶，财富和光荣巨大无边，另一个则是初出茅庐的无名之辈，既无财产又无名声，两人却成了心腹之交。伟大的德普兰对他的实习生无论话不谈，实习生知道某位女士曾否坐过老师身边的椅子或是诊室里那张无人不知的长沙发，德普兰常在那张沙发上睡觉。毕安训深知这个兼有狮子和公牛气质的伟人的秘密，这种气质最终使这位伟人上身过度扩张和心脏扩大而死亡。他研究了德普兰忙碌的一生的古怪现象，种种可鄙的悭吝的计划，隐藏在这位学者身上的当政治家的希望，这颗与其说是

① 据希腊神话，阿伽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为父报仇，杀死生母，被复仇女神追逐，好友皮拉得斯予以救助保护。此处喻毕安训不止帮助一个朋友免受债主追逼。

② 喻其前程似锦，即将纵马飞奔。

③ 赛义德，伊斯兰教主穆罕默德的忠仆。

冷酷不如说是表面上冷酷的心中埋藏着的唯一感情，毕安训可以预见其结果是失望。

有一天毕安训告诉德普兰，圣雅各区的一个贫苦的挑水夫，由于劳累和贫困得了重病。这可怜的奥弗涅省人在一八二一年的严冬只靠一点土豆生活。德普兰扔下所有的病人，冒着把马累死的危险，带着毕安训飞驰到那个可怜的挑水夫那里，亲自把他送到著名的杜布瓦^①在圣德尼城区创办的疗养院。他亲自为这个挑水夫治疗，治愈之后又给他一笔钱用以购买一匹马和一只水桶。这个奥弗涅人有个特别之处，每当他的一个朋友生病，他就马上把朋友带到德普兰家，对他恩人说：“我可不愿意让他去别人那里看病。”德普兰虽然脾气很坏，却还是握了握挑水夫的手，说：“你把他们都领到我这里来吧。”于是他就把这个康塔勒子弟^②送进市立医院，为他悉心治疗。毕安训早已多次发现他的老师对奥弗涅省人，尤其是挑水夫，怀有一种偏爱，但由于德普兰对自己在市立医院的医疗事业十分自豪，所以毕安训也不觉得其中有什么特别反常之处。

一天早上九点左右，毕安训穿过圣絮尔皮斯广场^③时，忽然看见他的老师走进教堂。德普兰平时没有他的双轮轻便马车连一步路也不肯走，这时却是在步行，而且是由小狮街的那个门悄悄溜进去的，仿佛是走进什么花街柳巷一般。那实习生自然起了好奇心，因为他知道老师的观点，而他自己

① 安东尼·杜布瓦(1756—1837)，法国著名妇产科和外科专家。

② 康塔勒是当时奥弗涅省的一部分，因此，奥弗涅人又称康塔勒子弟。

③ 即圣絮尔皮斯教堂前面的一个小广场。